

此山中

鄧達智

照片顯示：一個少女情懷，一個成熟穩重。同一個人，中間隔着多少個寒暑。

十四歲出道唱國際樂壇元老天后Jon Michael原著的《Circle Game》成名。下課揸着書包演唱、錄影、拍電影，十六歲走紅至接拍廣告，推銷汽水（一）。

傳聞去啦！Age……（美齡的英文名，Age是法語，即是英語之「天」，天使）初中生的我們，視為偶像，漂亮、純淨、聰明（瑪利諾書院高才生，書唸得非常好），家境富裕，抱着給他唱民歌唱得大紅大紫！還隨着明星大姐陳依齡入大公司邵氏拍過電影。

真是叫人人口服，個人版。

十七歲中學畢業未幾，少女陳美齡轉戰日本，從一句日語也不懂走進不單止日本樂壇，還有整套人生前路。

跟台灣人偏愛日本的情緒不一樣，我們是秉承父母先輩經歷日本侵華傷痛的一代，又未至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流行文化衝擊受其洗腦影響，心中聯繫還是較貼近英語國家，對英文書院女進軍東洋，不經意幾分志。

當然，東亞藝人在歐美，能有幾個百分比冒頭來？一九九零年代之前，除了某些學科學者，不論任何領域，成功機會幾近零，台灣歐陽菲菲唱上紅白大賽，激起華籍藝人進軍日本藝能界。從外表面到英語能力予人印象現代化、西化，還天牛兩隻虎牙，頗受東洋少年接受。唱歌唱上紅白大賽，作為藝人美齡非常成功，不以藝能走紅程度為目標，邊唱歌演出，邊唸上智大學，再遠赴加拿大多倫多完成第二個學位（兒童心理學），嫁韓裔日籍丈夫金子力誕下三名兒子，未忘進修，有夫有子的情況下進入美國名校史丹福攻讀教育系博士，爾後成為講師……當時在日本惹來極大迴響，人妻人母出國留學，家庭以外還要事業，從事寫作，也是故鄉香港浸會大學特別教授，並非日本傳統模式，也引來非議。

金子力並不特別高大，美齡氣場非凡堅強，學業事業有成之外，三名兒子在美齡著書《三個教育法》，我把三個兒子送入了史丹福》，將兒女送入名校以為贏在起跑線，並非在下認同的教育方式，從來害怕他們將名校光環掛在頭上，將自己縮小，甘之如飴成為校友會一員。

作為一名母親，美齡這樣寫道：為人父母，都希望兒女成才。我希望我的經驗能幫助年輕家長教育子女，讓他們充滿心地追求夢想。

成才不易，不一定望子女成龍成鳳，只要他們成才，日後能獨立成為一個有用的人。讀讀《三個教育法》，細觀美齡夫婦如何以身作則，讓兒子們成長於一個既自由，亦不缺明確方向的成才之路！

香港女兒陳美齡

美齡著書《三個教育法》，我把三個兒子送入了史丹福》，將兒女送入名校以為贏在起跑線，並非在下認同的教育方式，從來害怕他們將名校光環掛在頭上，將自己縮小，甘之如飴成為校友會一員。

作為一名母親，美齡這樣寫道：為人父母，都希望兒女成才。我希望我的經驗能幫助年輕家長教育子女，讓他們充滿心地追求夢想。

成才不易，不一定望子女成龍成鳳，只要他們成才，日後能獨立成為一個有用的人。讀讀《三個教育法》，細觀美齡夫婦如何以身作則，讓兒子們成長於一個既自由，亦不缺明確方向的成才之路！



■照片上顯示陳美齡一邊是少女情懷，一邊是成熟穩重。作者提供

雙城記

何冀平

坐落在上海靜安區的Mekinnon酒店將改建成劇場，上演戲劇。

浸沒劇場

在美國紐約已經紅了五年，成為美國一個新地標景點，各路名馬明星都爭相湧去，加入這個奇異的夢境戲劇表演之中。Sleep No More來自莎士比亞名劇《麥克白》中的一句台詞，麥克白殺死鄧肯國王後有一句對白：「I heard a voice cry "Sleep No more - Macbeth does murder sleep..."（我彷彿聽見一個聲音喊着：「不要再睡了！麥克白已經殺害了睡眠。」）

在Sleep No More中，整部戲的演出空間在一座五層樓，有過百間房的酒店，每場幾百名觀眾，這些觀眾入場時會發給一張白晝鬼魅的面具，然後按照抽到的撲克牌，被放在不同的房間，開始進行自己的探索。戴上面具的觀眾可以在空間裡隨意走動，近距離觀看表演，佈景道具都和真實生活中一樣，舞台上的道具都是製作的，遠看很真實，卻都是木製或紙糊的。在這裡，家俬、道具全是真的，你可以翻看泛黃的書，拿起書桌上的筆，坐上豪華的帝王大床、寶座，體驗置身其中的感覺，還可以在特設的酒吧喝上一小杯，唯一要求是不准說話。

這種看戲方式有點像參觀故居式博物館，但自由得多，博物館的東西是不讓觸碰的。演員、劇中的角色，就在你身邊做戲。在紐約版的演出中，每場還有互動劇情。戲中的角色會揭開一個觀眾的面具，把你帶到一個秘密的場景，和你進行互動演出，他們可能是王子、皇帝、女巫、神仙，對話時觀眾要投入，感受劇情，帶入人物，這是比劇情本身更特別的經歷。中國的觀眾一般不太投入，演員與之互動時，有可能會笑，或者問非所答，跳出劇情，這可能是此類戲劇在中國演出，來自紐約的演員要面對的問題。

Sleep No More的故事線索多，超過十條，演出三小時，將在酒店的不同方位進行，整部戲會進行三次故事循環，你可以選擇不同的線路跟著走。據看過的人說，只看一次是走不完所有線路的。

該劇藝術總監兼導演說：「我們把演出帶出劇場，帶入空樓，試圖打破一切常規，一切安全公式，像如何買票，如何在觀眾席入座，所有現行的規律都消失了，觀眾將真正處於戲劇之中，從中學習，在更深處與之共振。」這種演出模式打破傳統戲劇觀賞，要觀眾配合，目前所演出的劇目是古典名劇，大體知道劇情，所以觀眾的重點不是看劇而是重在感受。

Sleep No More將到上海演出，時間是今年十二月，六百五十元人民幣一張票。上海人有福，遠在萬里之外的戲劇送到家門口，到時要去體會一下不同以往的戲劇表演，思索一下創作劇本的多種可能性。

隨想

與國

商務印書館今年四月出版的《日本的世界觀——兩百年的變遷》，作者是被視為日本史權威學者的馬里厄爾·詹遜（Marius B. Jansen），譯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員柳立言，這本書原來是一部講稿，增添了一些事實和統計數字等之後，英文版出版於一九七九年。

讀《日本的世界觀》

正如書背的介紹指出，「書中以杉田玄白、久米邦武、松本重治三個歷史人物為主線，分析德川中期、幕末明治初期及戰後昭和期日本人如何重新認識世界及給自己定位，透過人物講故事，從而帶出歷史的重要性。」雖然是一本學術著作，但可讀性甚高，而且頗有啟發性。

大家都知道，日本自中國的秦朝開始，就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一直崇尚中國的醫學和儒學。但據詹遜先生的研究，從十八世紀的後三十年開始，自杉田玄白親眼看到一名處決犯人的屍體解剖後，認識到荷蘭解剖學的原理是正確的，而中國的醫書是錯誤的，日本就開始從翻譯荷蘭的著作開始，逐漸拋棄中國文化，而走向西方的實證科學。繼而在十九世紀，不斷派遣使團到外國取經，加上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於是，「福澤在一八八五年說：『雖然中國和朝鮮都是日本的鄰國，但這並不影響我們跟他們的關係。我們應該像西方國家那樣對待他們。』」

我從心底裡要謝絕東亞的惡友。一九七九年時的日本，正值經濟鼎盛的年代，相信戰敗後的日本，依然抱着蒼生說的世界觀，從對中國文化的崇尚走向鄙視吧？但是在如今中國崛起富強的時代，日本依然身陷經濟泡沫未能突破，日本又有些怎樣的世界觀呢？很想看到有類似本書的描述那樣學術著作面世。

文化反哺

近日拜訪了十幾位老朋友，驚喜地發現這些老朋友不但都用上了電腦，而且使用起了智能手機，現場還讓我加他們的微信號。這使我有點意外。因為這些老朋友都是50後，大多歲數比我大，傳統觀念很強，處事謹慎，不喜歡標新立異，更不願接受新事物。我2003年用電腦的時候，他們當中沒有一個有電腦，也不願學。3年前我用智能手機時，他們當中也沒有一個有智能手機，個別人甚至都不用手機，還是用家中的座機，說用手機不會存號碼，短信也發不起來。現在怎麼突然都開竅了？

閒談下來才知道是文化反哺的結果。老劉說，他六十歲生日時，兒子送他一台筆記本電腦，他當時還嘆兒孫送什麼不好，偏偏送這玩意兒，怎麼伺候它？兒子看出了他的困惑，連忙寬慰他，讓他不要發愁，會教他學會使用電腦的，並說了許多使用電腦的好處。在兒子的耐心指點和鼓勵下，老劉先學最基礎的開機、關機、打字。老劉小時候漢語拼音學得不好，平舌音、翹舌音根本分不清，兒子見他用漢語拼音打字太困難，讓他改用五筆字型。經過兩個多月的訓練，老劉基本上能脫離字根圖打字了。剛開始每小時只能打三四百字，一年後每小時已能打一千字。接着在兒子的指導下，老劉又學會了Word，複製、黏貼、設置字體、簡單的排版、製作表格，當然，也學會了QQ聊天和其他功能。

現在老劉正使用電腦編着自己搜集整理的當地

方言諺語，希望早日能付梓。老劉說，學會了電腦，不僅充實了自己的大腦，拓寬了自己的知識視野，還有了一種陽光燦爛的感覺，渾身也似乎充滿了青春的活力。

老戴在我的朋友圈裡年歲最大，今年已六十六歲。這次見面，想不到她智能手機玩得嫻熟，還開通了手機銀行，學會了利用網上平台購物。談到她的進步，老戴笑着說是女兒教化的。原來她和老伴都不開竅，對時尚的東西科技的東西一概排斥。一次，女兒的大學同學來玩，老戴夫婦見這個同學把一頭的黑髮染成黃毛很不舒服，於是教育女兒不要跟她們來往，更不能學她們那種不正經打扮。女兒笑着回道，你們可不能老眼不看問題，染個頭髮就不正經啦？我們的女班主任還染的紅頭髮呢，大學與中學不同，在大學，染髮打扮之類是學生們自己的選擇，學校不管，因為這與思想道德沒有什麼聯繫。以後的一次外出旅遊，老戴夫婦也漸漸被時尚所感染。那是在北京旅遊景點，他們碰到一對老年夫妻，老頭留着一頭長長的銀髮，髮後也像一些小年輕那樣繫一個羊尾巴，身穿一件紫紅色的羊毛衫，頸上掛着一架數碼照相機，笑容滿面，神采奕奕；老太太染了一頭時髦的黃髮，戴了一副金絲眼鏡，穿了一件大紅的唐裝，讓人感覺她的青春又重新回來。老戴夫婦看了這種情景，忍不住發起感慨，說人家這麼大歲數都敢時尚，自己也太落伍了。老戴女兒趁機啟發他們要解放思想，跟上潮流，充

享受老年人的歡愉，不要自己束縛自己，自己跟自己較勁，什麼事都和「我們那時候」比較。

老戴夫婦是傳統的人，但並不是頑固不化的人，即使有些新理念、新事物觸及他們傳統思想的深處，他們想通了也一樣能接受。自此，他們穿着打扮也漸漸潮流起來。由於女兒總是不失時機地用新的思維新的觀念去反哺父母，而老戴夫婦並不高高在上，只要女兒說得在理，他們樂意聽她的「教導」。女兒不但讓他們與時俱進，而且讓他們享受到了新科技的樂趣。現在，老戴利用微信建起了「夕陽紅」朋友圈，生活開心得很。

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其文化傳承歷來都習慣由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傳承，最為突出的便是家庭。長輩總是扮演教化者的角色，晚輩總是處於被教化的地位，「父為子綱」稱得上是社會文化家庭文化傳承的基本法則。然而，社會是向前發展的，尤其是社會變化科技發展異常迅猛的時代，「父為子綱」的法則及其天經地義的合理性開始面臨挑戰，面對社會的急劇變遷和科技發展一浪蓋過一浪的潮流，父子兩代的適應能力不同，對新事物的理解和吸收快慢不同，在父代表教化的絕對權力的時候，子代卻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哺能力」。上一代不再是絕對權威，下一代的吸收能力與創新能力，讓上一代有意無意地受到了影響，並在潛移默化中向下一代學習。這種互教互學、平等相處的親情關係可喜可賀。也影響、推動着整個社會的文化變遷，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規定着變遷的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反哺不僅適用於家庭，同樣也適用於學校。赴澳洲學習交流回來的老師說，在澳洲的中學裡，授課方式是靈活開放的，

老師鼓勵學生自由發言。哪怕這種發言是懷疑的、片面的，甚至是反面的觀點也無所謂。學生敢於提問、敢於質疑、敢上講台、敢於面對任何學習挑戰，不再扭捏、不怕出錯、不怯「權威」甚至挑戰權威，即使一些以往不善言辭的學生，在老師的鼓勵下和敢於質疑的氛圍下亦能侃侃而談，這使整個澳洲校園學習氛圍一片生機盎然，學生時時刻刻都能以陽光心態面對學習生活。這不但減輕了學生的學習負擔，促進了學生身心健康發展，更使學生的綜合素質得到了極大提高。同時也使教師的思維得到啟發，知識得到更新，促進教學的良性發展。「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兩千年前，孔子如是說。傳統教育中「唯師是從」的專制型師生觀已成明日黃花，狹隘的觀念已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潮流。向學生學習，與學生一起學習，進行民主平等的交流，無形中也縮短了教師與學生的距離，增加了親近感，用中國一句老話講就是「教學相長」。在文化反哺時代，教師也要更新教育觀念，要從教學目的、教學方法以及教學手段等方面進行更新，只有這樣，才能適應新時代教育發展需要，才能使中國的教育事業充滿活力，培養出德智體全面發展、具有創新能力的優秀人才。

老人紛紛在子女的幫助下學習使用電腦。網上圖片



不要孤絕

災難發生的時候，死亡的威脅縱然逃也逃避不了，但至少還是跟眾人一起面對的好，減去孤絕造成的恐懼。這點體會應該共通的，只有少數例外。

《Into the Wild》真實個案裡的北美男子麥肯迪尼，堅持一個人獨行至冰寒荒野，最後獨自死於四周環圍着冰雪的棄置巴士內，絕無僅有。

人是社會動物，群體的吸引力如磁石支配一生，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恐懼、憂傷也一樣，情感自然是傳染性的，但能與眾人分享分擔着，那感覺還是比較可取的。

真實的慘案發生於好幾年前。一位女生失戀了，痛不欲生。她的幾位同學一直陪伴左右，看着她傷痛欲絕，便與她到離島租住度假房。沒有人可以減去她的憂傷，以致她堅決要自殺的時候，眾人竟然也要陪她一起輕生。他們到便利店買燒炭用品，一同與她走上絕路，這絕對是一件可怕的事，惶恐的事件。

恐懼也可以是眾人的事。近日重看經典驚悚片《M》。小鎮不知何解在暴風過後遭受迷霧襲擊，霧裡藏了殘酷殺人的異形，原因不明。在超市裡購物的一群人剛好困在室內，看着一個個走出外圍的人血肉模糊，但起首還可以暫時安全地謀求偷生計策，直至發現人性醜惡，社會動物擅長自相殘殺……但奇異的是觀眾如我，總會希望災難來臨的時候，別要獨個上路，否則肯定成了獵物。

另一齣同樣帶來安慰的驚悚片叫《It's a Wonderful Life》。故事同樣不能解畫，就說不知名的殺人幽靈會透過性愛傳給他者，但這比愛滋得法之處在轉移目標。受感染者如能盡快跟人性交便可得脫，如此便製造了連續的罪惡。幽靈不知其名，但可代入任何陌生人，是家人朋友的影子，緊步追隨，作短距離捕殺。女主角幸而有誓死保護她的姐妹及友伴，他們步步不離地守護着，男的甚至半愛半助地要求跟她親密，讓幽靈離她而去。劇情雖然有點荒謬，又要刻意經營女角獨自離群，使驚悚得以繁衍；但想不到同時推廣了眾志成城的反驚悚信息。

小龍·細鳳

不知不覺間，李小龍已經逝世四十三年了。前天二十號正是他的忌辰。

我不是李小龍迷，但他對提升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形象，在武術上始創的截拳道和令香港電影創出一種新的類型電影之上，都有驚人的成就，令人敬佩。所以即使他離世數十年，其神話依然不衰。

我曾經在網上看過他於一九六四年在美國應徵《青鋒俠》羅賓一角的過程。當時只有二十四歲的他，穿上西裝，結上領帶，正襟危坐在椅子上面對着鏡頭，以英語回答鏡頭後的主考官的問題。影片長約八分鐘，他除了被問到對武術的看法，還即席表演功夫動作和擊倒對手的武技。這條紀錄片彌足珍貴，讓我們看到一名國際巨星闖進荷里活的前一刻。

香港舞台也曾上演過李小龍赴美前的事跡，那是由歐錦棠編劇和演出的《細鳳》。這兩個星期各位可有空檔？若有的話，我有好介紹。香港文化博物館向來有李小龍展覽館，展示李小龍的生活片段。這次劇場空間與香港文化博物館合作，製作一個名為「武·藝·人生·李小龍」展覽×戲劇的跨媒體節目系列，演出節目

演藝

小蝶

有原創音樂劇《細鳳》和環境折子戲。

《細鳳》說的是一個關於十八歲青年的故事，反叛、率真、愛打架生事，更愛跳Circus的細鳳在一九五九年的某日，即是他離港赴美前的最後一天令他無法忘懷的故事。在他離港前的最後二十四小時中，他與好友團聚，最後一次喝，跟人打了最後一次架，第一次向父親告白，在街頭勇救了一名小女孩，跟恩師上了最後一課，邂逅了一段最短暫卻刻骨銘心的愛情。跟着，他懷着忐忑迷惘的心情踏上旅途，開展短暫但璀璨的人生。

《細鳳》是由《細鳳》改編的一個只有一小時的音樂劇，由今天至八月一日，差不多每天下午三時和下午四時四十五分在香港文化博物館一樓劇院演出。至於環境折子戲，則差不多每天下午二時在香港文化博物館二樓專題展覽館六演出一至兩個選段（每選段只有十分鐘），讓觀眾置身在李小龍的展覽館中欣賞關於他的戲劇演出。

古今談

范舉

南沙群島，中國人從東漢時期就開始發現並且在現，島上有中國人的廟宇、墳墓、爐灶和陶器用，更有由中國人建立的古代貨幣。島嶼的主權屬於誰？主要看是由哪一個國家的人民發現，它的名字由哪一個國家的人民命名，哪一個國家人民在那裡生活和勞動。

南沙群島，許多名詞都是中國化的。魯班暗沙，是以我國古代偉大的建築工匠魯班之名命名，他還是製造船隻的始祖。九章群礁，是為了紀念屈原，他的著作就有《九章》。屈原礁，位於南沙群島的南緣。孔明礁，以三保太監鄭和曾經到達南中國海。所以，有鄭和群礁、尹慶群礁、景弘島、費信島、馬歡島，有關名字是追隨鄭和的主要官員。中國的歷史、文化道德思想，也成為南沙群島命名的依據。這包括了文化道德思想，永樂二字是朱棣當時的年號，「宣德群島」的「宣德」是朱棣的孫子朱瞻基即派遣鄭和第七次下西洋的明宣宗的年號。清末時期粵總督張人駿派水師提督李准率艦巡視南海，有「人駿灘」、「李准灘」作證。

從南沙群島命名看歷史主權

中華民族的精神信仰、倫理情感，不僅寫在書本上，也寫到了南沙的島礁上。「禮樂灘」、「泛愛暗沙」、「和平暗沙」、「忠孝灘」、「仁愛礁」、「信義礁」、「普善暗沙」、「盟誼暗沙」、「歡樂暗沙」，帶有濃厚的中國文化的氣息。任何國家的疆界和島嶼主權，都是歷史形成的。這是中國老祖宗遺留給我們的領土，這是我們民族的遺產，一定要保護好。海牙的仲裁法庭說，歷史主權不能當作是擁有島嶼的證據，要有國際條約作出規定，才可以算是領土主權的證據。這就很荒謬了。很多國家的疆土都沒有國際條約規定，豈不是連領土也沒有了。英國不屬英國，法國不屬於法國，豈不是會給世界帶來大亂？反而菲律賓的海域有一八九八年的美國西班牙條約作出規定，不能夠向西面越過東經一百一十八度，即不能越入中國的九段線。為什麼仲裁法庭又不根據國際條約？這樣的判案可以說是什麼法理依據也沒有。